



六朝至唐碑刻“墓石”义词语组合 与聚合关系研究

谭 桥, 何 山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学研究所, 重庆 400715)

摘要:组合与聚合关系最早用于分析语法现象,后涉及语言的各个层级。汉语词汇系统的发展和演变表现出明显的组合与聚合规则。收集了六朝至唐碑刻“墓石”义词语 76 组,其构词语素体现出不同的组合能力,语素义明确而具体。处于同一聚合群中的“墓石”义词语,其理性意义大致相同,感性意义对立而统一。“墓石”义词语所体现的组合、聚合方面的特点及规律,既受到语言词汇系统内部的影响,又有来自语言使用与表达、碑铭文体等方面的制约,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墓石”义词语;六朝至唐;组合与聚合;汉语词汇史

中图分类号:H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3-0037-05

一、词语的组合与聚合现象概述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在国内外语言学界备受关注。这组概念最先由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1]170}提出,其《普通语言学教程》在分析“句段”的内涵时强调:话语中各个词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线条特性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逐一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组合成不同的句段。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想起来,构成具有多种关系的集合。这里的句段关系就是组合关系,联想关系就是聚合关系。索绪尔在所下定义中强调了组合关系的线条性和聚合关系的联想性,语言中的所有单位和规则都离不开这两种关系。

国内学者关于组合与聚合关系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且各有侧重。在组合关系问题上,各家认识较为一致。韩宝育^{[2]102}认为语言单位在组合中发生的关系是组合关系,强调组合要在同一层次进行排列,包括排列内容及顺序。卢英顺^{[3]16}指出,组合关系是符号语言线性排列的一种顺序关系。叶蜚声、徐通锵^{[4]31}认为符号和符号组合起来,形成了高级结构,处于高级结构中的各个符号,称为结构的成分,结构中各个成分的关系是组合关系,并举例说明“红花”“花红”是两个不同的结构,也强调了组合的

顺序性。他们与韩宝育都认为组合具有同一层级性,要在语言的同一层级上进行,如语素和语素、词与词可以搭配组合,而语素与词则不能组合。在聚合关系问题上,各家则有不同的认识。韩宝育^{[2]102}认为语言单位在替换中发生的关系为聚合关系,在语言单位替换中遵循的规则为聚合规则。这使得替换成为聚合关系的决定性条件,有替换才有聚合。伍铁平^{[5]44}认为组合体中各个单位往往可以为其他单位所替换,这些可以通过联想、类比形成的语言单位间相互替换的关系就是聚合关系,二者都在替换中寻找聚合,强调聚合成员必须具有可替换性。邢福义、吴振国^{[6]18}则认为具有相同组合功能的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才是聚合关系,聚合群里的成员一般能够互相替换,但不意味着任何时候都能够互相替换,只在某种场合下能互相替换。卢英顺^{[3]16}也指出,聚合关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能够相互替换的成分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卢英顺与邢福义、吴振国都认为聚合成员一般可以相互替换,但替换并非形成聚合关系的必要条件。

综上,各学者一般认为语言单位之间的组合是符号与符号在同一层次进行的排列组合,认识较为一致;而对于聚合关系,则各家观点不一。本文尝试从中总结出聚合关系所具有的三个特性。

收稿日期:2019-11-08

基金项目: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隋唐五代石刻新见字形整理及字谱编纂”(1709)

作者简介:谭桥,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碑刻文献整理及碑刻语言文字;何山,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碑刻文献及文字训诂。

(一) 同一层级性

聚合对象同属语素、词、句子等的某一个层级。伍铁平^{[5]44}认为能够组合的单位一般都处于同一层级,语音层中音位只跟音位组合,音节只跟音节组合;词汇层中,语素跟语素组合,词可以跟词或短语组合。这表明组合具有同级性,相当于在A+B的组合中,A与B是同级语言单位,C可以替换A,则C与B同级,由A、B同级可推知A、C同级,所以聚合关系也理应具有同级性。

(二) 相对可替换性

聚合对象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可以相互替换,语言环境包括语义、逻辑、语境、语法等。聚合关系以组合关系为基础,聚合对象在替换时会受到组合关系的制约。同时,语言单位的组合不具有任意性,要受到词类、语义、搭配等方面的制约。如“小王买书”中的“书”可以用“酒”替换,但受语义条件限制,“小王喝酒”中的“酒”不能用“书”替换。因而,聚合对象之间的替换也应遵循词类、语义、搭配习惯等方面的规则。

(三) 功能统一性

各聚合对象的语法功能具有统一性。如在“牛吃草”与“马喝水”中,聚合对象“吃”“喝”都能作谓语,能受副词“不”的修饰,能构成“V不V”式带宾语表示提问,能重叠表示短促的动量小、时量短或尝试、轻松等意义。

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音有义的语言单位^{[7]207}。语素与语素组合成词,词又组合成短语,故而词的组合、聚合关乎语言要素的多个层级。碑志文词语丰富,同类词语往往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如表“墓石”的词语就有“玄碑、方石、琅石、贞瑶、翠石、青琬”等。本文从组合与聚合的角度对这类词语加以分析研究,以探求“墓石”义词语所体现的组合、聚合方面的特点、规律及原因,以期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材料和理论支撑。

二、六朝至唐碑刻“墓石”义词语概况

在碑刻文献中,存在许多表“墓石”义的词语。墓志铭一般由序文和铭文两部分组成。序文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文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和赞颂。按墓志铭行文惯例,通常在序文结束时用一个总起句引出铭文,如“山或飞移,海成陵陆,迺凭翠石,式昭不朽。其铭曰……”“篆刻幽石,志之下庭。铭曰……”“故镌玄石,志凝神营。其词曰……”等。表“墓石”义词语除少部分出现在序文或铭文中之

外,大部分集中出现在这些引出铭文的句子里。六朝至唐碑刻表“墓石”义的词语可归为两类:一是“修饰语+墓石材质”,二是“同义并列”^①。

我们共收集到70个“修饰语+墓石材质”类词语:翠石、方石、芳石、坚石、铭石、片石、泉石、青石、碧石、琬石、琅石、圆石、员石、玄石、贞石、金石、墓石、刻石、沉石、幽石、阴石、志石、美石、素石、玉石、埏石、琰石、暗石、秘石、丰石、翠碣、片碣、墓碣、方础、青础、圆础、员础、玄础、贞础、绿础、幽础、丰础、方砖、贞砖、翠琬、芳琬、青琬、玄琬、贞琬、丰琬、翠珉、方珉、芳珉、坚珉、青珉、贞珉、芳玉、片玉、琼玉、玄瑶、贞瑶、玄瑜、翠版、墓版、琼版、坟版、瑶版、玄碑、沉碑。

其中,修饰语素有34个:翠、方、芳、坚、铭、片、泉、青、碧、琬、琅、圆、员、玄、贞、金、墓、刻、沉、绿、琼、坟、瑶、幽、阴、志、美、素、玉、埏、琰、暗、秘、丰。

表墓石材质的语素有11个:石、碣、础、砖、琬、珉、玉、瑶、瑜、版、碑。

在修饰语素中,“贞”的复现频率最高,为7次;“玄”“翠”紧随其后,分别为6次、5次;其余则大多只出现1次,它们绝大部分只与“石”组合成表“墓石”义的词语。在表“墓石材质”义的语素中,“石”的组合能力最高,能与“翠”“芳”“方”等30个“修饰语”组合搭配;“碣”“础”“砖”“琬”“珉”“玉”“瑶”“版”“碑”“瑜”复现频率大幅度降低,为1~9次,其中“瑜”的复现频率最低,只有1次。

除占主体的“修饰语+墓石材质”类词语外,六朝至唐碑刻还有少量“同义并列”类“墓石”义词语,我们搜集到以下6个:碣础、珉础、琰琬、坚贞、碑碣、碑石。这些词语由两个同(近)义语素组合而成,“碑”“碣”“石”三个语素本身含有“墓石”义,组合后其“墓石”义更加凸显;“碣”“础”表“似玉的美石”,引申表“墓石”义;“珉”“础”“琰”“琬”皆可代表一种美石,词义引申,两两组合成“珉础”“琰琬”等表“墓石”义的词语;语素“坚”“贞”均有“坚硬”义,表示墓石材质坚硬,亦可组合成表“墓石”义的词语。

三、六朝至唐碑刻“墓石”义词语的组合

词语内部的组合实质上是语素与语素之间的组合,其搭配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语言使用者根据各自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语素组合成词,每个语素一旦进入构词模式,其在所构词语中的意义就被确定下来。因此,构成复合词的语素其意义具有明确性和单一性的特点。由于每个语素的义域存在差异,所以不同语素的组合能力也各不相同。

首先,进入组合的语素其意义具有明确性和单一性。“修饰语+墓石材质”这类组合多为定中结构,即前一语素修饰限定后一语素,如“翠石”,“翠”有“翠鸟”“翠鸟的羽毛”“鸟尾肉”“青、绿、碧之类的颜色”“色彩鲜明”“姓”6个义项,在“翠石”组合中,“翠”明确表“青、绿、碧之类的颜色”义。这一语素义的确立受语法、语用、搭配习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搭配习惯上看,“翠鸟”“翠鸟的羽毛”“鸟尾肉”与“墓石”义相去甚远,很难构成修饰限定关系;从语境上看,墓石或藏于地下,或立于墓前,藏于地下的墓石其颜色随时间流逝变得暗淡,立于地上的墓石则多滋生青苔,呈青绿状。故结合搭配习惯及人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可知,“翠”在“翠石”中表“青、绿、碧之类的颜色”义。

其次,词语内部的组合关系具有选择性。使用者根据表达目的之不同,可选择不同的语素进行组合。在“墓石”义词语中,有的词侧重于表达墓石的材质,有的则侧重于表达墓石的颜色、形状。根据语素义(尤其是修饰语素意义)侧重点的不同,可对这些“墓石”义词语做如下分类:

表示“墓石”的颜色:翠石、翠碣、翠琬、翠珉、翠版、青石、青础、青琬、青珉、碧石、绿础、玄石、玄础、玄琬、玄瑶、玄瑜、玄碑。

表示“墓石”的形状:方石、方础、方砖、方珉、片石、片碣、片玉、圆石、圆础、员石、员础、丰石、丰础、丰琬。

表示“墓石”主人的品质:芳石、芳琬、芳玉、芳珉、贞碣、贞琬、贞砖、贞础、贞珉、贞瑶、贞石、坚珉、坚石、坚贞、美石、素石。

表示镌字于石:铭石、刻石、志石。

表示“墓石”的材质:琼玉、琼版、琬石、琅石、珉础、金石、瑶版、琰石、玉石、碱砮、琰琬。

表示“墓石”存于地下或隐秘处:泉石、沉石、幽石、幽础、阴石、埏石、沉碑、暗石、秘石。

单纯表示“墓石”含义:墓版、墓碣、墓石、坟版、碑碣、碑石。

在“修饰语+石”组合中,“石”主要选择“翠”“青”“碧”“绿”等表颜色义的语素组合成词,突出“墓石”的颜色,如“翠石、青石、碧石”等;选择有形状描写义的“方”“片”“圆”等语素组合成词,强调“墓石”的形状,如“方石、片石、圆石”等;选择有表现人品质义的“芳”“贞”“坚”等语素组合成词,影射“墓石”主人的品质,如“芳石、贞石、坚石”等;选择有镌刻、记载义的“铭”“刻”“志”等语素组合成词,表达“墓石”的作用,如“铭石、刻石、志石”等。

从词汇意义来看,词语之间的关系既统一又对立。统一即它们都含有相同的理性意义,对立指它们的感性意义存在细微差别。“修饰语+石”这组词的相同点在于其理性意义都表“墓石”,不同点在于各自传达的感情色彩不同。理性意义由共同语素“石”表示,感性意义则受修饰语之语素义的影响。如在“碧石”“方石”中,共同语素“石”表“墓石”理性义;感性意义则由各自的区别语素“碧”“方”传达。“碧石”强调的是墓石的颜色;“方石”强调的是墓石的形状。就“同义并列”一类组合来说,其语素之间是联合关系,有共同的语素义。如“砮”“砮”都可表示“似玉的美石”;“坚”“贞”都含有“坚固”义;“碑”“碣”则都有“石碑”义。

最后,由于每个语素的义域范围、语素义与所构词的词义之间的关联性存在差异,导致其组合能力也不尽相同。上述两类表示“墓石”义的词语共76个,在修饰语中“贞”出现的次数最多,为7次,组合能力最强;出现次数最少的只有一次,如“碧”“金”“圆”“泉”等,其组合能力相对较弱。石、玉类制品中“石”的组合能力最强,出现频率最高,为30次;“瑜”的组合能力最弱,只与“玄”组合为“玄瑜”。语素组合能力的强弱差别甚是明显,盖是受语素义域范围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选取了其中代表组合能力强、较强和较弱的语素“石”(30次)、“珉”(6次)、“瑜”(1次),从语素义和词义之间关联性的角度加以分析。

“石”“珉”“瑜”与“墓石”义有关的义项^②如下:

石:“坚”“石刻;碑碣”

珉:“似玉的美石”

瑜:“美玉”

在这三个义项中,“石”有“碑碣”义,可以直接指墓石,与“墓石”的关联性最强,在“修饰语+石、玉类制品”组合模式中,自然成为语言使用者首选的组合对象,因而出现频率高。

“珉”指“似玉的美石”,其语义自带修饰语“像玉一样”,就使得“珉”前修饰语的选取范围进一步缩小,与“珉”组合的语素也相对减少。

“瑜”是美玉,直接用玉表“墓石”,是对墓石的美化。它跟“墓石”的关联性与“石”“珉”相比最小,人们通过“玄瑜”联想到的多是“美玉”,而非“碑碣”,故其在“石、玉制品”这个聚合群中参与组合的能力并不高。

语素在参与组合的时候,语素义起着决定性作用。有些语素可直接用本义传递所组合词语的意义,有些语素则用其引申义表示,在特定语境下前者

参与组合的能力比后者强。在“修饰语 + 墓石材质”组合中,那些本身含有“墓石”义的语素组合能力强,能与不同的修饰语组合成词,如“石”本身可表示“碑碣”义,能与之搭配的修饰语就有 30 个。反之,那些与“墓石”义关联性小的语素组合能力相对较弱,如“瑜”本表示“美玉”,与“墓石”义相去较远,能与之相组合的仅有“玄”。

四、六朝至唐碑刻“墓石”义词语的聚合

叶蜚声、徐通锵^[4]将语言系统分为音系层和语法层。聚合关系原本更多的是指向语法层面,后应用推广到语言的各个层级。如韩宝育^{[2]103}所说,语言符号(符号系列)以及构成符号的各级单位都处在这两种关系之中,因此,词、语素也不例外。语素组合成词,词又可以充当句子成分。从语素方面看,“墓石”义词语由不同语素组合而成,这些语素处在一个小的聚合体之中;从词的角度看,这些词又可作名词充当主语或宾语,且都表“墓石”义,故这些词处在一个较大的聚合体之中。所以,“墓石”义词语的聚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素与语素的聚合,二是词与词的聚合。

(一) 语素与语素的聚合

我们以“翠石”“翠碣”“翠琬”“翠珉”“翠版”这组词为例进行分析。在这些词语中,“石”“碣”“琬”“珉”“版”形成一个聚合体。这一聚合群里的语素都能和“翠”组合表“墓石”义,这种不同语素与同一个语素组合表示相同意义的语言现象早有学者注意到。董秀芳^{[8]101}提出了“词法模式”,指汉语中具有规则性的产生词的格式,词法模式中一个成分具有固定性,另一个成分的语法类别和语义类别具有确定性,且整体意义基本可以预测。她在《汉语的词库与词法》中举例颇多,此处仅引两例。

例 1 地点 + “人”

指出生或居住在某地的人(构成名词),如“北京人、上海人、美国人”。

例 2 物品名 + “钱”

指购买或使用某种物品所花费的钱(构成名词),如“饭钱、车钱、房钱”。

由此,我们总结出上述含有语素“翠”系列词语的词法模式:“‘翠’ + 墓石材质”指墓石(构成名词),如“翠石、翠版、翠珉”。

在词法模式中像地点、物品名这样的不固定语素通常代指一类事物,而非某一具体事物,表示同类事物的各语素之间必然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可以看成是语素义之间的联系,主要体现为相同、相似和

相关三种关系。如在词法模式“‘翠’ + 墓石材质”系列词语中,“墓石材质”这一聚合体包括“石”“碣”“础”“砖”“琬”“珉”“玉”等,我们将各自的语素义整理如下^②:

石:“岩石”“陨石”“石磬”“石刻;碑碣”

碣:“高耸独立的石头”“独立高举貌”“圆顶的石碑”“界碑”“碣石的省称”

础:“柱下的石墩”

砖:“用黏土等制成坯,经烧制而成的建筑材料”“像砖的东西”

琬:“一种上端圆浑而无棱角的圭”

珉:“似玉的美石”

玉:“一种细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多呈乳白色”“瑞玉”“佩玉”“泛指玉质品”

瑶:“似玉的美石,也泛指美玉”

瑜:“美玉”

版:“木板”“筑土墙用的夹板”“古时书写用的木片”

语素义相同:“石”有语素义“石刻;碑碣”,碑碣即石碑,方首者称碑,圆首者称碣。这与“碣”的语素义“圆顶的石碑”所指现实对象相同,故二者具有相同关系。

语素义相似:“砖”有语素义“像砖的东西”,“版”有语素义“木板”,二者所指现实对象形状相似,多为长方形,故二者之间是相似关系。

语素义相关:“础”有语素义“柱下的石墩”,古代石墩、基底的材料来源主要是石头。故该义项与“石”的“岩石”义、“碣”的“高耸独立的石头”义是相关关系。

相同即语素义所指称的现实对象是同一事物。相似指一语素义可通过隐喻的方式向另一语素义转化。相关指一语素义可通过转喻方式向另一语素义转化。当然,这种联系有时也各有交叉。如“石刻;碑碣”与“圆顶的石碑”是相同关系,与“柱下的石墩”是相关关系。

(二) 复合词与复合词之间的聚合

“翠珉、方珉、片石、墓石”等词语从同一层级性来看,都处于词语层级;从可替换性来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替换;从功能统一性来看,都是名词,具有相同的组合功能。所以,它们自然而然地聚合成群,由于都表“墓石”义,因而它们构成了一个表“墓石”义的同义聚合体,处于这一聚合群里的词语既对立又统一。这一聚合体里的词语以共同语义特征“墓石”为基础。与此同时,这些词语也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每个词语都带有各自区别性的语义特

征。正是这些有区别性的语义特征强调了“墓石”的不同侧面,从而创造出不同的“墓石”义词语,满足了语言表达的需求。如“翠珉”强调墓石的颜色,“方珉”“片珉”强调墓石的形状。

五、“墓石”义词语组合与聚合现象的动因分析

词汇系统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人们为了满足交际的需要会不断淘汰旧词或创造新词。词语的组合、聚合为创造新的“墓石”义词语提供了可能,这类词语所体现的组合、聚合方面的特点及规律,不但受到语言内部发展的影响,也受到文体色彩、表达需要等的制约。

(一) 词汇系统内部发展的影响

词汇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汉语词汇在早期以单音节形式为主,由于单音节数量有限,加之新事物的不断涌现,需要创造更多新词来满足交际需要。因此,汉语词汇逐渐发展为以双音节形式为主。早期“墓石”义词由“碑”“碣”“石”等表示,由于“碑”“碣”“石”所负担的含义越来越多,后为表意明确,逐渐形成“碑碣”“碣石”“碑石”等双音节词。这些词多由两个语素组合而成,语素之间的组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内部语素的变化可能带来词义的细微变化。利用这一点,改变“墓石”义词语组合中的某个语素,能更加具体地表示“墓石”各个方面的语义特征。故“绿”“瑶”“美”“素”“玄”等不同修饰语素,与“碑”“石”“碣”“版”等含“墓石”义的语素组合,可表现“墓石”的颜色、形状、材质等不同方面,给“墓石”义词语提供了更丰富的表达形式。

(二) 受文体色彩的影响

古人较为重视语言的表达,不仅追求简洁凝练、表意明确,也追求良好的修辞效果,使作品内容既生动形象,又新颖独特。墓志铭作为一种悼念性文体,多是对死者生平的叙述、品德的赞扬、功绩的歌颂等,故而在选词上注重华丽典雅,多典故,多修饰语。如表示年幼通常用“怀橘之年”“匍匐之年”“对月之年”等;表示志主所居之室则用“华堂”“华馆”“华宇”等词形容。在表达“墓石”义时,多用“芳”“玉”“坚”“贞”等带有美好义的语素修饰。如北魏《于晖墓志》^{[9]545}:“以其年九月壬子朔,十日己酉,迁窆安阳城南茂涇领之前。贞石无愧,式照德音。”唐《乐公夫人郭氏墓志》^{[10]199}:“亟着嘉绩,载阐芳风。式镌坚石,庶懿无终。”唐《高府君墓志》^{[11]756}:“将恐陵移海变,物是人非,虑违德于金声,载铭勋于玉础。”

唐《卢府君墓志》^{[12]15137}:“将恐岁月逾迈,风微湮灭,勒铭芳玉,用流德馨。”唐《刘夫人墓志》^{[10]61}:“泣血摧咽,感而志之,故月而日,铭诸坚石。”墓志行文崇尚求新求异,讲求用词、用字不重复,故墓志文常用不同名称指代相同事物。比如同样表示妇女仪容,就有“柔仪、芳仪、女仪、兰仪、贞仪”等词;表墓志铭的有“丰铭、玄铭、翠铭、沉铭、幽铭、石文、玄文”等;表父母之丧的有“艰罚、丁罚、酷罚”等。这种同义替换能够使语言表达富有变化性,避免重复,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

(三) 受撰文人表达需要的影响

墓志撰文人在对志主表达赞美时,往往因人而异,从道德、外貌、德行、才能等不同角度入手。这种赞美除用特定词语表达以外,也体现在表“墓石”义的词语上。如“素石”表现志主生前淡泊名利、朴实无华。唐《佚名塔铭》^{[13]306}:“如何法匠,忽尔将倾?近雕素石,远署嘉声,千秋万古,留此芳名。”“坚石”“贞石”既可以表示墓石的坚固,也可以表示志主坚强不屈、贞洁自爱。南朝齐《头陀寺碑文》^{[14]1094}:“胜幡西振,贞石南刊。”唐《文林郎支君墓志》^{[10]202}:“虑藏山靡固,偃斧不存,故式赞鸿徽,寄诸坚石。”“芳石”可以表示志主生前名声流芳。唐《扬君墓志铭》^{[10]122}:“慨武库之屡迁,惧桑田之频改。勒兹芳石,乃作铭云。”

六、结语

组合与聚合关系最早用于分析语法现象,后逐渐应用到语言的各个层级,词汇系统也常常体现出组合与聚合规律。就“墓石”义词语的组合关系而言,不同语素的组合具有选择性。语素一旦参与构词,其意义具有单一性、明确性。语素的意义存在多与寡、常用与非常用的区别,因此每个语素参与组合的频率也不一样,语素的义域越宽,其参与组合的频率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墓石”义词语的聚合关系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复合词中语素与语素之间的聚合,二是“墓石”义词与词之间的聚合。在不同的聚合关系中,语素义同词的所指现实对象之间具有相同、相关、相似的关系。“墓石”义词语所体现的组合、聚合方面的特点及规律,既受到语言词汇系统内部的影响,又有来自语言使用与表达、碑铭文体等方面的制约。正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墓石”义词语丰富多样,有效增强了语言的生动性与形象性,这对于汉语词汇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61页)

特别提到了整体内部关系的公正,将“人间的公平正义纳入了生态系统整体论的考察范围”^{[5]29}。

四、结语

《在基督脚下》以一名未成年少女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90年代生活在加州葡萄种植园的成千上万墨西哥裔美国人的生存环境,正如她的同胞们所承受的,在埃斯特雷拉的成长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奇卡诺民族天性中对自然和自由的追求与来自统治阶层在政治经济体系和意识形态等多重压迫之间的激烈冲突。她对自我身份不断追寻和确认,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相融,希望自己和族人能得到生活的基本保障。在当代美国社会里,多元文化主义无疑是90年代“最引人关注的斗争”,而“承认其他文化的存在是对社会宽容和理解文化差异具有自信心的一种表现”^{[10]10}。作为墨裔美国人的缩影,埃斯特雷拉这个人物的成长和觉醒体现出她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大信心和反抗主流阶层统治与压迫的决心与勇气,她的形象和其他无数少数族裔一起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绚丽图画。正如作品结尾所提到的,保持着天性中对神秘符号和亲切的自然的向往和追求,埃斯特雷拉感到自己已足够强大到

能“将所有迷失的人们召唤回家”^{[2]176}。

参考文献:

- [1] Lovelock J.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2] Viramontes H M. Under the feet of Jesus [M]. New York: Dutton, 1995.
- [3] 克蕾思特·格瑞佛波. 论薇拉蒙特司小说《在基督的脚下》对环境正义问题的思考[J]. 李晓菁,译. 鄱阳湖学报, 2010(3): 116-125.
- [4] Marshall P. Nature's web: an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Ltd., 1992.
- [5] 王诺. 欧美生态文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 [6] 江宁康. 美国当代文学与美利坚民族认同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7] McCay M A. Rachel Carson [M].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1993.
- [8] Brooks P. The house of life; Rachel Carson at work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 [9]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10] 袁雪芬. 奇卡诺文学伦理思想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责任编辑 亦 筱]

(上接第41页)

注释:

- ① 所涉词语取自六朝至唐碑刻文献,具体材料包括《汉魏六朝碑刻校注》(毛远明著,线装书局2008)、《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周绍良、赵超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全唐文补遗》(吴钢主编,三秦出版社1994)等。
- ② 语素义的选取参见《汉语大字典》(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主编,崇文书局出版社2010年版),本文仅选取其中与“墓石”义有关的义项。

参考文献:

- [1] 费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高名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 韩宝育. 语言学概论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7.
- [3] 卢英顺. 语言学讲义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 [4] 叶蜚声, 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5] 伍铁平. 普通语言学概要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

- [6] 邢福义, 吴振国. 语言学概论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 [7]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
- [8] 董秀芳.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9] 毛远明. 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8.
- [10]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2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5.
- [11] 周绍良, 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12] 周绍良. 全唐文新编 [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 [13] 吴钢. 全唐文补遗 (第3辑) [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6.
- [14] 萧统. 六臣注文选 [M]. 李善, 等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责任编辑 亦 筱]